

詩意

武進劉敬純著

孫壯藏書印

關雎

關雎義云一章正美后妃之德二章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當然初無系於文王而文王之化自可見矣

全詩首一章分下二章本窈窕之德說去宮中之人乃是宮中舊時人非文王宮人也下二章當字最重章內曰憂曰樂皆是宮中說不可作文王說君子雖指文王但後世追稱爲文王作時義只君子字還他

首章窈窕就幽閒二字講疏義云幽則潛深閒則安重深

潛則不致露安重則不輕躁以貞靜之德容也朱子又以

貞靜綴於幽閒之下蓋幽閒即是貞靜也但幽閒之意

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註中和樂恭敬是朱子餘意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

非始至意注衡註亦與始至有碍作時義當有斟酌

待考

孫壯感書印

純著

詩人自言其憂
化自可見矣

心之人乃是宮

中舊時人非文王宮人也下二章當字最重章內曰憂曰樂
皆是宮中說不可作文王說君子雖指文王但後世追稱爲
文王作時義只君子字還他

首章竊非就幽閑二字講疏義云幽則潛深閑則安重深
潛則不致露安重則不輕躁以貞靜之德容也朱子又以
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閑之意
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註中和樂恭敬是朱子餘意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
非始至意注衛註亦與始至有碍作時義當有斟酌

朱子曰淋者善也是女德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太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泚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泚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

二章註內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一句是將寤寐求之以下通有在內了所以下文繼以憂思之深至於如此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憂只承寤寐思服句來講轉轉句是身不安寤皆由心不忘思故也不可以心身兩平者

許氏曰先儒皆取於苜蓿之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言其不可不求之意者豈非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故乎

末章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之是我去樂他琴瑟樂之小者也故見親愛意鍾鼓樂之大者也故見和平之極意

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日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出字字要捉縛校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苜蓿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外戚

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興也
以有 而紂之滅也廢女妲己周之興也以太任太姒而其
亾也以褒姒故易其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
文王之聖固無待於后妃之助然陰佑默相之功亦不可誣
也異日魯衛毛聃之盛邦晉應韓之賢麟趾振振孰
謂不本於此

葛覃

首章是未為締結以前事二章是為締結時事三章是
既為締結以後事

首章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可刈
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其勤女工之思而有

念念不忘之意矣

二章為締為結為字就織紵言服字兼燕服禮服說上
句已貴而能勤下句已富而能儉

言告師氏已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也
薄字雖訓小字不可泥看詩中此類甚多私則汚之禮則
澣之亦是不雜施意大抵常服謂之私暫服謂之衣或
以衣作朝祭之服非也獨言害澣者因上句之文也

朱氏曰即為締為結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數而知
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
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澣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
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

則知周之所以止

書大誓武王伐紂責其作竒技淫巧召公戒武王則又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周人之用心也何莫而非苜蓿之風也

卷耳

此詩要看詩柄思念二字非惟采物登高是託言并飲酒亦是託言耳總歸重思念君子上

朱子語錄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
遠而注送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注故欲酌酒以自解其
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

首章二句分

末章不必如輔氏所謂馬病猶可資於人僕病不能行則斷
不能注矣詩人初無此意且馬駕車而僕將之馬病矣雖
僕不痛亦且如之何哉云何吁矣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哉
以上三章只是變文以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輔氏謂至此非酒所能解則似哀而至於傷非所以語后
妃情性之正朱子語錄以飲酒解憂通繫於僕馬之下甚
有意思

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
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
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
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
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又可備見其性情
全體也

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子
錄卷耳於關雎苜蓿之次其意深矣以此坊民後世
猶有如齊同行如莒同注如春秋所譏者

樛木

樛木有下垂之勢故爲萑藹所累君子有可樂之德故爲福履所綏此興之有意者也三章一意無淺深但綏將成三字要明白樂只即是德註中逮下無嫉妬之心是也言后妃是心固樂易底君子猶所謂豈弟君子也就后妃身上說舊作可樂之君子則是自我樂他說了亦不可不知後凡言樂只君子者做此福履當汎說大意不外富貴子孫而已綏安也將則扶助之也成則有終久之意呂東萊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大抵陽以溥博爲恩陰以不私爲義故五日之御禮有定制并姬之賤春秋書之所以昭盛德而廣嗣續也周公制禮設六宮三夫人九嬪世婦御妻之官其亦先世家法之善教也子孫宗族之盛宜哉

螽斯

三章平說無淺深呂氏始化已化不可入講蓋所謂螽斯者指其已成物者而言非謂其始化者而言也集而飛飛而聚亦猶關雎求而采采而芣也凡詩之序類如此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虫也無年之詩年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妬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不妬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于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妬之心則無下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

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漢史紀馬明德憂皇嗣未廣而薦進左右唐書稱長孫文德徽所御飲藥以賜媵侍卓乎不可尚矣後世昭臺未廣而後宮希得進見梁氏未亡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可以語此也卦

桃夭

女子之賢就被化成德上說不可就男女以正二句爲賢此二句只是推原女子所以當桃夭時于歸而詩人因以起興意宜其室家下賢字一層就後日說惟其今日有是賢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知字要挑得出

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有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

幼義不啻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上之子則效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幾矣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堯舜在上而黎民於變成湯在上而用棄厥師風俗固上倡之何如耳有之教徵牝鷄之妖熾風俗不良甚矣文王之化一施狙且如此况其他乎

兔置

此詩一節深一節干城好仇腹心皆就才說越越是無文藻非美之也美之在下句公孫雖是文王作時義不可直指

躡義云此止美其人非美其兔置也但借其所事爲起語

而用肅肅赴赴相呼應 肅肅就設置言

書商王受力行無度臣下化之明家作仇脅權相滅其俗不良甚矣今文王之化一施而賢才衆多何哉記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

采芣

此詩只賦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另作一等相樂語言入講今作時義者起講處類用幸而生聖人之世需聖人之澤句看來不可用蓋當時婦人但知無事係累遂賦事以相樂豈知所謂文王之化所謂皞皞而不知爲之者也輔氏曰曰采曰有則始求而既得之辭曰掇曰捋則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辭曰稊曰穎則既采而攜以歸之辭有既得之也疏義云得之者得之而爲已有也蓋積於

地而未斂也 一說只是見采芣所生之處

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穎之有無多意之序如此

不觀葛覃卷耳無以見化行之本不觀兔置采芣無以見化行之效此固文王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所致然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后妃之德亦不爲所助也

漢廣

此文王之化自近而遠上三詩既言其家齊國治之效此又錄廣汝墳則是以南國之詩附之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以詩三章皆一意不用分

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興比

一章言不可求思見而贊美之辭二章三章言秣馬秣駒悅慕不已之辭又可以見其好德而男女皆被文王之化之深也

疏義云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

朱氏曰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易家人利女貞言正家之當先乎內也睽之家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女志之難正於也文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之家正焉非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汝墳

首章要重追慰意疏義云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見之樂也三章則問其勞而勸以義也漢廣變淫風汝墳

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全詩舊在首章分以未歸既歸立說今看未首二章句法相當還在二章分婦人於君子之歸必述未見既見之情而極慰勞之至也

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孔邇易地皆然也

麟之趾

疏義云始言公子繼言公族終言公族以親疎為次序

按註王者之瑞關雉之應則吁嗟麟兮宜就公子說或兼言文王后妃誤甚三章平講

問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夏之瑞者敬承之啟也商之瑞者悔過之太甲也後世乃

有悅百麟之祥而拒撫床之諫耽雙龍之瑞而忽昏愚之嗣瑞其所瑞而忽其所當瑞惜乎無以是詩告之

召南

鵲巢

三章平者首為注迎次為來嫁末為成昏姻之禮

疏義云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女德之心而類乎鳩之拙者也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與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盈字註解衆媵姪婦之多見得與有所取義作時義當點在成之內蓋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姑姪婦爛其盈門昏姻之禮不於是而成乎

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記曰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文王后妃

有為

采蘋

一章言所事之事二章言所事之處三章言事事在事之時章章見誠敬意不可專就末章說

芣苢是女工采蘋是婦職故曰亦猶周南之有芣苢也

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書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文王之謂歟

禮言諸侯之祭曰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言乎夫婦共之也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

君繼以爵言祀典之係於侯度者甚重也今觀夫人之敬而公侯之敬固可想矣推其本得非文王在廟肅肅之化

有默入其心而不自覺者歟

禮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又曰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采蘋之祭其知禮者歟

草蟲

則字重者必既見既覲而後我心則降今也未見未覲我心如何而不憂乎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

輔氏曰草蟲之鳴阜蟲之躍蕨薇之生皆時物之變也南國諸侯大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變如此而思念其君子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心乃自降下矣此可見其情性之心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

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心也

采蘋

通章是敬而依大全在牖分而以尸之二句總承

詩人於大夫妻之奉祭必歷叙其事以美之也

謂之能奉祭亦以其能盡誠敬故耳與采蘋同詳於彼故畧於此也首章之敬亦只於采物上見之不必如臨川王氏作所采有常處藻豈必皆采於行潦但取其韻之叶耳此等處當以活法觀之

二章不必以蘋藻各居一器謂之有常

疏義云盛之而後湘之循序也盛之必以匡宮湘之必以錡釜有常也必無一不親爲之嚴敬也事必循序器必有常

整飭也

末章宗室要講得明白蓋小宗繼禰父子不終皆非奉奠之所也必於大宗之室所謂別子爲祖大夫之所自出繼別爲宗宗祀之所由承則大夫者大宗之子而大夫妻則大宗之婦也有齊季女重齊上季是帶說

易曰二簋可用享又曰孚乃利用禴祭先之道在誠不在物也誠則蘋藻之微可薦神明不然則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奚用哉

甘棠

要見文王德化

此詩一節深一節見愛愈久而愈深也勿字還作不可如此說時說泥於集傳以不忍言之不知集傳是直探其意而言之耳非謂其詞如此也草舍是息者非築舍也

疏義云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

其後謂召伯去後或作沒後按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召公尚無恙而是詩又在制作之前豈得以爲沒後其說之失蓋因聯續後人二字而誤也

朱氏曰讀是詩者可以見文王之風化遠矣召伯之政教深矣南國之風俗厚矣噫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書召公告武王則戒其狎侮小人告成王則欲其誠于小民無非爲民也吾觀於書而召公當時布政之德可想見矣

行露

首章述其自守之辭二章述其自訴之詞三章述其自斷之辭

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

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
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羔羊

通三章一意下二章不過變文協韻而已疏義所謂反
覆咏嘆者是也在位者當指大夫說曰位者非指一人之
謂也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
正直疏義云從容自得由其心無愧怍而然德行可法故
容止可觀也

劉氏曰此詩亦猶周南之有兔置也在朝在野而賢才如此
則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之也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戒彘服美于人驕淫
矜誇將由惡終俗之不良可想也一旦文王先之以卑服道之

以敬止曾未幾時而在位者若此此所以為聖神感化
之妙也

殷其雷

疏義云思念之意反由復道之此因其所聞以起興蓋雷以
興此八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字則與違字反相呼而莫敢或
違一句若無所屬豈殷殷有舒緩之意以為勤勞迫促之
興乎

振振汎汎以平日為人言或專以處夫婦言非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
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君子之時故得故得慰其
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
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

標有梅

疏義云時以漸而晚勢以漸而迫三章之意以次相承也蓋過時而嫁雖非其願而昏姻不備則不行期可謂之貞女矣

輔氏曰懼時之過者情也詩士之求者禮也

謂之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

劉氏曰此詩懼昏姻之過時固不若桃夭之樂得及時矣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朱子曰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

廣亦然

小星

全章要說美夫人意出不敢當夕是朱子推解以小星起興之意不必以此重講是以深以得御於君二句註亦說詩之辭作時義須於講末用之自見美夫人意

寔命不同言非夫人之勞我也

當夕專夜也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尚夕劉氏曰見星而注還者在昏時或在旦時也

三五在東要點出初昏將旦字方與下夙夜字相照應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則亦周南摶木螽斯之類也

江有汜

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

疏義云江猶有記若有所容而嫡乃不能容其媵乎此以人不如物爲興

三章平看輔氏曰不我以與適者歆也悔處嘯歌者理也沒欲者躁急而褊狹沒禮者安舒而和樂沒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心也

其後也處順理則裕也

嘯歌平分承悔處二字說玩註自見

朱氏曰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以驗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野有死麕

首二章是興人誘女子之事無美之之意末一章是女子

拒人之詞美之之意在此

疏義云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二章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三章上章之意也

末章疏義云斯言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大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心而行露死麋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何彼穠矣

首章專美王姬二三章各以興之取義爲主一言其男女之俱盛一言其男女之成昏

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其和敬亦不敢斥言王姬之意也要接小序厭翟績總講方見盛意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况育於王者之室乎王姬之賢文王太姒之化遠矣

騶虞

要見王道之成意

仁恩及物是搏節愛養意有裁成輔相的道理或作以和召和者却但將效驗說了似非集傳之意騶虞者蓋惟仁

心自然故其人有同於騶虞也騶虞只可作仁物不可與麟趾例作瑞物看

書稱帝堯命官下及羣羣尾毳毼之末而伊尹誦有夏之德叙其鳥獸魚鼈咸若古者仁民餘恩未嘗不及於庶類也焚咸丘而遺春秋之譏者可以鑒矣

邶

栢舟

通章以不得於夫作主若不見禮於兄弟見愠於群小皆由不得於夫所致也細分之則首章言不得於夫而難解其憂次章言不得於夫而思以自處三章言不得於夫而因以自反四章言不得於夫而見愠群小末章言不得其夫而無可去之義則安焉而已矣

首章上二句喻德不見取於夫下承言憂之深而難解也耿耿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不能寐也蓋不得其夫終身失其仰望憂自不得不深也雖有酒可以教遊其得而解之乎

不可如謂不能度其所以不得於夫之故注懇蓋欲爲其度之也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依據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其無聊亦甚矣

匪石章雖總是自反無闕然上四句主存於中言下二句主形于外言不可轉不可卷皆有常之意棣棣富而閑習之貌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則泛容而不生疎

憂心悄悄主不得於夫說愠於群小由不得於夫也觀閔

二句本上愠于群小來閔病也病嫉惡也爲彼所嫉惡

末章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但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此比體與其他又較不同讀者當以意會之

朱氏曰莊姜之憂憂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于一國怨生於衽席而禍延于後世則其憂也豈唯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天下後世也

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然而不過如此允於人倫有不得者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

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觀
群怨不可不理會得

綠衣

前二章蕪乎情後二章止乎禮義

首章言失所二章言失所益甚亦不可忽憂直憂其
嫡妾易位耳謝氏之說及其流禍也善處只指處夫婦
言不必兼指嫡妾言大全陳氏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
真見莊姜法古自勵處

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
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爲國家後日
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一章以表裏喻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

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
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燕燕

前三章述已之情後一章美嬀之德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嚴氏曰風人言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
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末章備言嫡妾相與如此以見涕泣勞心之故也

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爲至謝慎其身謂善能謹
慎其身也上句即其事身字正與上文心字對說蓋備舉其
內外之德而言也孔氏曰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

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

塞實則不虛安淵深則不淺露溫和則不剛懷惠順則不乖戾

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俾戴嬀以爲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嫡命石碣以爲之輔則國本定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月

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當我不卒親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

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劉氏曰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之意

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不古處謂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也

俾也可忘疏義云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始責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循義理

以報我性情之厚而發於心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可見

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絕於姜也栢舟有德怨之語則姜猶冀夫兄弟之助已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柰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

終風

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爲比而莊公猶有顧嘆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南句爲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綠衣惟自憂嘆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

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雨土蒙霧者爾雅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三章末二句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末章呂東萊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之陰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擊鼓

疏義云首章言其戾行之事二章本其戾行之故三章陳其怠慢之狀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極其室家之思皆所以怨之也

李氏曰土國漕漕非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鄭氏曰南行送軍南行伐鄭

不我以歸承上鋒鏑死止說

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敕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劉氏曰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

凱風

疏義曰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毋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雄雉

疏義云前三章極思之心後一章致願之意思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首章疏義云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自詒者見忠君報國臣子之分當自盡也豈上人故爲此以苦我哉

疏義云上章托物爲君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二章托物爲已之思念勞心而起興也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章只是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不可依鄭氏日月迭往迭來而君子獨久而不來說

末章君子從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

厚處也。惟求不但貧富上凡功賞名利皆要不惟不求只
就行後上說亦不可開講。蓋憂其遠行之犯患非異其善
處而得全也。不惟不求所謂德行也。

疏義云：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所
以爲鼠也。呂氏曰：思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
解之如此。

朱氏曰：不恃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後之
婦人能言之，其可謂賢矣。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

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又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此聖人處
蹇損之道也。

匏有苦葉

疏義云：一章言事適其可爲宜，二章言物反其常爲怪。

三章言古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泛。

總看來，首章是喻男女之際當度其禮義，末三章皆是
刺淫亂之人不度乎禮義也。

邕邕章疏義云：陳古義以刺今。此章可以當之。輔氏曰：此
章言昏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此章首二句亦只是且言，箇鴈及旦意。下二句方言士若款
水泮之時而歸，妻必及此未泮之時。以此鴈及始旦之際以
幾納采而請期焉。

谷風

首章正言夫婦之道，前四句重和上，後四句重德。上德亦不
外乎下章之勤勞治家意。

行道章見棄之時，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絕意於已也。劉

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

涇渭章言已之容貌雖衰而德猶可取者然夫既絕意於已則已無可奈何矣在已且然况暇爲新昏計哉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者知也

涇以二句上句是喻容下句是喻心

就其章則皆自許之辭言其不當見棄上六句即濟水隨其淺深而期其必渡與治家隨其有無而期於必成下二句則睦鄰也

能憫章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此患難相保安樂相違可怨也我德即治家睦鄰

末章又承上章之意而怨其有始無卒也上四句是與其同乎苦而反棄於樂下是言其薄於今而追言厚於昔也追言其昔如此便見今日不然故曰怨之深也

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皆其節之可取也至於見棄矣而拳、忠厚之意猶諄然溢於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爲愆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與怨者矣

式微

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師無救恤之意

左傳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

已死已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爲已亡之意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言耶

疏義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旌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况黎許國小宋無風泉水竹竿不知出何國列於衛何怪乎

旌丘

疏義云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旌丘責人而不引可謂賢矣

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處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急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

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

疏義云一章自譽其位處二章自譽其才備三章自譽其勞寵四章乃言其情實而有懌懌之意焉夫所思想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人君無有可其意者故玩之如此碩人章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錫爵勞賤之道也

註既曰輕世肆志而又曰玩世不恭輔氏曰意惟輕之是以玩之志唯肆爲故不恭也

泉水

疏義云一章思歸而欲與決其疑二章三章致問而得與決其疑四章則疑已決而不忘也

出宿二章一是嫁未之時如此一是旋反於衛則如此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湏漕自衛而來所淫邑故又思之

章下楊氏註要者

此詩說者以前三章爲發乎情以後一章爲止乎禮義非也大凡思意皆屬於情謀意皆屬於義大抵此詩作於不得歸時緊要在義上言情特以起義耳

北門

前一章嘆其貧窶而安於命後二章歎其貧窶勞苦而

安於命

首章二句分上是比其事暗君故致其憂下是又歎其貧之甚不見知於人而歸之於天也

二三章在四句分首二句是困於外中二句是困於內內外雖人也實天也故又歸之於天 摧謂摧折沮抑之

輔氏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爲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

謝疊山曰同行同歸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輔氏曰惠而二句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二句見幾而作之智也二章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雩矣喻禍害愈急也

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

疏義曰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風之知亂智者也又北風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靜者閑雅之意此淫奔者自相稱美之詞非真閑雅也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逐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新臺

謝疊山曰濶濶不能俯成施不能仰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名之既無人道亦

非人形也

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蘇氏曰國人傷其性而不返況然法見其景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然

不瑕有害者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泉水之害害於

義也此所謂害其身也

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爲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看宣公之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爲萬世戒也

廊

柏舟

疏義云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失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心而能守義故以首廊風也

牆有茨

反覆譏刺

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祀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卽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甘於以其身處於污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

序曰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首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爲可責張氏曰此章三截上

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其副并之服既服此宜送
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
今乃不善將云何執中三句應副并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
責之也 玉加於并以爲飾也飾之有六飾之盛也

二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而致其間辭輔氏曰其者指宣
姜而言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鬢真髮二句言質之美也足
手已者無待於外也玉璫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句言色之
美也服飾容貌之美如天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三章言服飾容貌之盛若可喜而實可惜也張氏曰此章
末則谷之曰此邦之媛也惜之也

桑中

劉執中曰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

以采此也許氏曰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戈
庸三姓之女也

鶉之奔奔

孔氏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鶉則鶉自相隨彊彊然各
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曾鶉
鶉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執

君小君也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公
九年左傳並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

定之方中

首章言其作邑之時是一詩之主也二章言其初擇之時所謂
本其始也末章言今日富盛之時所謂要其終也當在首
章介

詩人美賢君營建之不苟必本其始而要其終也

次節是首節前事故註言本其始末節是首節後事故註言要其終此詩大抵以首節徙居楚丘作主

首章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地勢也飭種樹備國用也致詳慎之意爲永久之圖新造之時蓋如此

榛栗以供邊實所以備禮椅桐梓漆以供琴瑟所以備示見文公得立國之本

二章升而望景降而觀卜是始之周其謀也始字與終字相應善字是下文富庶意自望景觀卜上來

末章言文公當國家新造之始卽爲勸課農桑之舉此固見其秉心塞淵也然非獨此心塞淵見於勤民事者然也蓋無所爲而不成其所畜之馬駉而牝者亦至於三千之衆

矣須如此訓方明白 駉牝句是驗其操心之塞淵也

誠實則無虛浮之蔽淵深則非淺近之謀

春秋文公之在衛也於齊則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於邢則棄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子執宋公而不能應天王居於鄭而不能救無乃晚節不終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阜人民以土均之法作民職以土圭之法求地中是遷都定國不可苟也文公得之矣

魯頌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之以思無邪此詩稱文公駉牝之富而本之曰秉心塞淵此可以見富庶之有道也內多慾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耒骨利之驕者烏足以語此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

逮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不同彼言不可犯義而歸此言不可犯義而行也

二章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奔之事害男女之正也許氏曰衛因淫邪以致禍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真君子之言也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辟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三章反夷復譏刺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爲興輔氏謂鍛鍊相鼠二詩皆文公化行而人心去邪

反正之時也故其疾惡如此而後篇又繼以好善之詩有

干旄

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爲次序也馬止於四無六馬五馬之理詩人特言其盛固不可以辭害意也

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何以異之是不知其所答者何物也非是慮其所以答之也

衛有好賢之大夫畜德之君子而詩人識報施之禮皆可爲賢矣姝字要見畜德意

鍛鍊疾淫亂也相鼠惡無禮也干旄樂善道也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易蒙之六四惟其獨遠乎實故爲困窮而致吝損之六五惟其虛中求益故十朋之龜自有弗克違者遠賢者亦將

下賢者益自古然也衛之大夫其知此矣

載馳

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時三章歸許在道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

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故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己者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二句固要依註平者而亦自不失串意爲佳善懷指歸唁說註云多憂思者如下章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類故繼以亦各有行各字對多字者

末章四句分總見其思衛之切故望於人者深也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亦哀思切處非必真可爲也不然宗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百爾所思者當時夫人既不
得歸衆人必曲爲之處如致書遣人之類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夷復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又曰宣姜生衛文公衛壽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衛

淇奥

疏義云一章言由進德而成德也二章以成德言也三章極言盛德之至也

興至五句止有匪君子是已做成君子了言君子之所以斐

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以學問言就知說琢磨以自脩言就行說此二句是言其進德之功也瑟憇二句是言其成德之容也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也瑟憇與大學不同蓋大學自存於中者言之此就著於外者言之

二章集傳見其德之稱只于充耳琇瑩二句見之其下四句是遂言德之著於外而人之不能忘耳蓋充耳以石會弁以玉諸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德稱其服乃見其尊嚴意大全劉氏以服飾尊嚴為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為釋下四句恐非集傳意

疏義云首章先言進德後言成德義兼首尾此章下章專主成德言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

末章言德底于成動有不中禮乎動中乎禮正見其德之成也蓋上章猶有事於於持此則動周旋自然無適而不中乎禮也鍛鍊精純生質溫潤是就金錫圭璧上說武公之德如之所謂精純即義精仁熟禮純知微之謂所謂溫潤即粹面盎背可愛可親之意

寬綽中藏有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言其儼然在重較之上也非即謂其在重較之上然也

特言重較者卿士之車其泛容安舒必與他車不同不為虐即是戲謔之善處

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佞數煩志今按衛有淇澳之歌鄭有羔裘之美聚曰淫志煩志得乎

禮記玉藻冕弁芴佩皆有定制而周禮司空弁師追師皆有

定職武公服飾不僭不差一準於禮且德又有以稱之是可美也其視鄭人鷩冠楚人瓊弁者不同矣

易曰不習無不利又曰旁行而不流武公之功其造於此

考槃

一章有志望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深

碩寬俱重或見碩字帶人言謂只重寬字非也不忘此樂謂不忘碩大寬廣之樂也

朱氏曰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心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學古入官君子素志考槃君子甘於避世何耶記曰道合

則從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碩人列於俳優之流邦桀事於執夏之賤此為何時而可任耶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碩人

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稱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送媵之美也哀傷悼惜皆在言外

邢周公之後譚也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士女俊好是其禮儀盛備也

氓

一章約奔二章遂奔皆述其初奔時事以起怨悔之端也三章悔奔四章旋反在道而怨之深五章彼棄歸宗

而怨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無及也縱欲敗度失身後人此意永終知敝之謂哉

竹竿

一章思歸而託辭以決之二章思歸而以正義決之三章四章則思不能忘而義若不能決也然則所以自處者有道矣 以上疏義說

四章不用兮思歸者情也不歸者義也每章皆有情義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以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與眾俱行獨能泛善之象也此聖賢之大道固非婦人女子所可語也今按衛之為俗在上則有新臺偕老之譏在下則有靜女有狐之咏竹竿婦人乃能以禮自守如此揆之聖賢其有得于介石獨復之道乎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穉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

二章言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穉所能者才能甚不稱其佩服也

此其必有所托而言也朱子謂不敢強解故後人不敢贅言之耳

河廣

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寫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疏義云既量於目力知其近又量於足力知其近

說苑載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立自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注矣襄公欲見母也而曰見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善而不敢過焉不幸而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

有狐

謝疊山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濟未及梁未可裳也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厲必脫去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

木瓜

許氏曰此雖男女贈答之辭然推而克之亦足以爲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子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也

王

黍離

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是如此

李氏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

戒訓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

劉氏曰小弁曰辨、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愍念如擗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穰奴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前章極思之、心後章致願之、心

前章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以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親物與思雖欲自己而有所不能也

後章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估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謝疊山曰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蓋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今天夫行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記曰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通其志也無遠近心小民之詛呪君子戒寒暑之怨咨知其情也

君子陽陽

此詩四句一氣說下言行役勞矣分負賤憂矣我君子陽陽得志陶、和樂不知其為勞亦不知其為憂樂有善也則

執黃以招我由房舞有翽也則執翽以招我由教是其心
廣體胖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樂有如此夫既曰陽：陶：
又曰其樂只且便是深嘆美之：意不可於陽：陶：處截
亦不可於樂只且上講夫婦邂逅意講則失之遠矣

揚之水

戒守專爲申戒甫與許則以申之故以事勢輕重爲先後
之序也

輔氏曰不與我戒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注耳懷哉
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曰旬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
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
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

中谷有蓷

乾者已曠修者又曠濕者亦曠其爲早執可勝言哉
輔氏曰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淋而無
怨懟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
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
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兔爰

哀傷之意反讀道之 尚猶也尚庶幾也二尚字義不同

芻蕘

先言父次言母次言昆弟此三章相承之序也
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采芣

思念之意以漸而深

呂東萊曰葛爲絺絺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

大車

首章畏子不欺其辭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辭顯至三章所云則顯然其辭確欲之所蔽以漸而深

哀痛如黍離可謂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乎其有能者矣東都之大夫則寥寥僅見者也

丘中有麻

始則望其耒即已繼則望其良於已終則望其有以贈於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鄭

緇衣

殷勤爲厚之意及廣道之

三章平看不必分截每章每句皆有好意不可以首句爲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要見既衣之又觀之既觀之又良之好之無已如此

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敬予還予二字上看

輔氏曰一句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二句欲其服之常新也四句欲其粟之常繼也

將仲子

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衆人言之序也

輔氏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風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

料于田

愛念之意反覆道之

仁好武須要各就居人飲酒服馬上說

揚龜山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其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觀之則俗之好惡可知矣

大射于田

一章是才勇兼全而恐其有所傷二章是言其馬與夫射御之善三章是言其馬與夫畢事之無傷也三章開說罷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以誇美之意

多材好勇註雖在首章下二三章亦是此意

劉氏曰章首四句所謂材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

人愛之詞也

一說不要依大全註分貼多才好勇固是但分之亦不妨

二章末四句美材之才藝也磬控見其善御縱送其見善射拔矢括也矢漸弦處彌弓預頭也覆倒也既發矢則子隨矢傾倒直指於前以送矢縱則放矢送則送矢

末章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蹇矢希蓋矢而韜弓

疏義云昔懼其或傷今喜其無傷首末兩章相應也

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材之貴而所好者馳騁戈獵也所矜者禮褻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傳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亂得乎

前二章言其遊戲而不歸後一章陳其遊戲之狀也是時狄侵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鄭故禦之

羔裘

三章平說觀次章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則知三章各有為說不必如大全輔氏朱氏將末章為總結蓋舍命不渝則順理而成章與毛順而美稱也邦之司直則剛德不回而甚武有力稱也邦之美士則文采可觀英華外炫與三英稱也司直是專主於直也凡事皆然不可專就事君上說書曰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春秋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大夫之賢雖不可見衣服如此可以占矣春秋傳鄭國諸臣如子皮之好善公孫僑之多智子太叔之寬洪皆賢臣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遵大路

故舊已不可遽棄而况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女曰鷄鳴

首章是夫婦相語下二章是婦語其夫然看來雖曰夫婦相警其實重在賢婦語夫上昧且句亦只是因其鷄鳴之語而谷之耳總以三章混說為長

疏義云始則相勉以男子之事繼則願相以閨門之職終則助其先施以篤親友之好

女曰二句以聞見立說

二章首二句見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意琴瑟二句見得夫婦飲酒相樂期於偕老固安靜而和好矣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如此

末章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
順愛也謂莫逆也

鄭自季世以未緇衣之風頹羔裘之政息狡童褰裳之詠
洋洋里巷以德業爲事者幾何人哉鷄鳴夫婦乃能互相戒
勉而不流於宴昵如此不謂賢乎春秋傳曰民生在勤
不墮矣賢夫婦有焉

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春秋傳曰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禮之善物也吾於鷄鳴賢夫婦見焉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婦人欲夫親賢友善其賢矣乎

有女同車

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山有扶蘇

狡甚於狂故以爲序

擇兮

次章要成也輔氏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
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狡童

戲之之意反覆道之

褰裳

輔氏曰婦人送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二詩縱欲賊理甚矣

丰

既悔不送其人繼又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一章慕之二章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

風雨

喜幸之意反復道之

子衿

一章二章致思而微責之三章切責而深思之

揚之水

誑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誣妄也久矣

出其東門

自足之意反復道之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鷄鳴與此詩爲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野有蔓草

喜幸之意反復道之

溱洧

縱欲之意反復道之

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賢諸侯羔裘之賢大夫女曰鷄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於淫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爲之喜幸也

齊

鷄鳴

一章聞蒼蠅之聲而疑於耳二章見日月之光而疑於目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焉首二章下四句乃詩人原其警言畏之心非賢妃語也未一章則專述賢妃之言註欲令君早起句不可作賢妃之詞通篇是叙其事美之意在其中或以首二章首二句爲叙其事下二句爲美之然則末章不爲美耶

李氏曰自古人君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爲博陵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

易曰臣道也妻道也地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還

反讀稱譽一章還字與儼字相照應茂與好昌與臧亦
然皆就田獵上說還便捷之貌儼輕利也茂字昌字即便
捷意好字臧字即輕利意

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
言還也

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
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
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著

由著而庭由庭而堂此其序也

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也但云其俟已盛飾故歷叙之初
無刺意又乃充耳以雜色飾之故有素有青有黃每章
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之

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也履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
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
齊亦山東望國也獨不聞此乎

東方之日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
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

一章二章述其事而刺在言外三章則刺其人也

南山

呂氏曰前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者何也後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而桓公縱之以窮極其惡何也

輔氏曰既曰歸止庸止告止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從止鞠止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心也

甫田

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以法

輔氏曰厥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安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安想者之所冀也安作則事不遂安想則心凌勞

末章疏義云為學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棘欲者無幸成

之理循理者有必成之功

此章只以大小遠近字講時義不必用疏義為政為學罷

盧令

仁與鄭風林于田所謂仁者同是美其德也鬢與偲是美其貌也美字是稱其便捷輕利之意作時義當三章平

敝笱

反覆譏刺

載驅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文姜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覆譏刺之耳

豈第本為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

猗嗟

劉氏曰射則戒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况於揚之乎

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魏

葛屨

前章直刺其褊急後章是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褊急故也輔氏曰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末章言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而中心褊急實不稱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褊心應上摻四句說

汾沮洳

公族比公詒公行為貴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

每章末二句轉其語而譏之

園有杝

憂患之意反喪道之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歌必合於琴瑟謠則徒歌而已故曰合曲曰歌徒歌曰謠然亦歌謠對文故如此註散則歌未必合樂也

輔氏曰黍離之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杝之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

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岵

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已者又想像其所以祝已者斯人也必能以親之心爲心也疏義云三章皆以慎言則凡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爲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

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

閑因是注來自得其實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民意

伐檀

漣漪之下須補云我之伐檀以爲車猶稼穡以求禾狩獵以求獸也寧稼穡而不得禾寧狩獵而不得獸若不稼不穡胡取禾狩獵倣此須如此講方見其志而甘心不悔意亦始得透徹彼君子二句是詩人嘆而美之也

全章是反復道之

賁之初九曰舍車而徒明夷之初九曰三日不食伐檀君子以之

碩鼠

通章是比三平者

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禍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唐

蟋蟀

通詩以勤儉為主上四句言至歲晚務閑乃敢相與燕飲
爲樂固勤儉也下四句方燕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
意亦勤儉也三章平說勿以休爲懼之歟之効

戢思其居或專就稼穡說或兼狩獵周禮四時皆有獵入
田獵意亦似無傷

良士輕者只是樂而有節而有所似耳或作法賢者非也
戢思其外不必逐事分講只是云事變之未罷思外裏便
有爲之敏意與上章無已四句一樣文勢不必如輔氏作兩
意者

職思其憂亦謂思其職之所當憂者耳看來亦只是農
事如云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休是無顛覆危
亡意不可作歟之効

春秋晉之季世靈公厚歛以雕牆而平公有虎祁之樂
其下化之堯之遺風殄矣欲聞蟋蟀之吟得乎

山有樞

疏義云此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此
乎詩人無非勸人及時爲樂之意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
制此爲之谷固將以廣其意而寬其憂然其言不免愈
憂而愈感矣

揚之水

一章二章喜送其叛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
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

不振自就萎蕭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濫刑酷罰厚賦重歛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焰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樹聊

此以樹之蕃衍與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爲興也觀沃之將來而勢愈盛猶樹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或欲不作後日說只是言沃之盛者其所由來者漸也看來語意不倫且沃至桓赫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蓋不爲無謂也

綢繆

爲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

季氏曰淫佚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杖杜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每章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人也

羔裘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吾嘗因序說而彊爲之解曰羔裘豹祛大夫服也服是服也而豈凌也吾人所由以安居之故也章服天命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故也自我人究之吾人之疾苦所由以察也豈無他人也而維子之好也

鶉羽

首二句比下三句也言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而樹止矣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從王事不得耕田以供子職而勞苦矣此比之顯而正者鵠之樹止亦是以已意言之非實然也

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憤皆不可知天子不恤庶國庶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後不得耕耨父母饑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矣

無衣

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心以人心所不布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音也此心與唐蕃鎮戍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有杖之杜

不足休息就杖杜上言非就道左言也窳弱以勢言蓋勢既窳弱則不足以行其道故不足恃賴而賢者不至末二句正見他好賢之切實處不可以致賢養賢對待說

葛生

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輔氏曰大序所謂幾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

埤雅曰芣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顛不必有芣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按此說有以簡兮隰有芣可證

每章首二句分上喻其聽讒之非下示以止讒之道言苓生於隰首陽之顛未必有苓也今子欲采苓於首陽之顛乎以比言根於理讒人之言未必有理也今子欲聽言於讒人乎人之爲言以下則是止讒之道也

一說在四句上喻讒不可聽下示以止讒之法也 此處要問

秦

車鄰

章之有創見誇美意首章叙其所有固是此意下二章當樂其所有亦是此意

竝坐鼓瑟豈復彈箏拊解之爲樂乎豈復擊鼙瓦缶之爲聲乎

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

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竝坐鼓瑟必而又嘆以爲苟今時而不作樂則折者其甚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嚴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必間俗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甚臣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亦以此

勸其爲樂與唐風山有樞不同彼則憂愈深而意愈感此是逸樂是急而易於滿盈

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幾在是歟

駟鐵

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

其事而誇美之也

首章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四句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逐禽左右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御必由左御之善也射無不獲射之善也以見獸之多也

末章首一句是節人之勞下三句是節物之勞

輔氏曰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

張南軒曰讀車粃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

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較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書傳說謂建邦設都不惟漢豫惟以亂民而周公之作無逸亦曰文王不敢遊于盤遊于田秦君始備中國禮儀之初而仁民澤物之政不聞而奉之于田獵車馬之末何執

小戎

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四句是後及其私情也先後二字可玩蓋所謂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者是也

收斂所載必有軫也小戎軫深四尺四寸視大車之制則淺矣輈形穿窗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矣為之游環制駟馬使不得外出為之脅驅：駟馬使不得內入

其事而誇美之也

首章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四句見便嬖之使令於前也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逐禽左右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御必由左御之善也射無不獲射之善也以見獸之多也

末章首一句是節人之勞下三句是節物之勞

輔氏曰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爲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

張南軒曰讀車駟駟鐵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乾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於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書傳說謂建邦設都不惟浹豫惟以亂民而周公之作無逸亦曰文王不敢遊于盤遊于田秦君始備中國禮儀之初而仁民澤物之政不聞而奉之于田獵車馬之末何執

小戎

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四句是後及其私情也先後二字可玩蓋所謂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者是也

收斂所載必有軫也小戎軫深四尺四寸視大車之制則淺矣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矣爲之游環制駟馬使不得外出爲之脅驅駟馬使不得內入

不但以板陰映其軌而且於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
沃灌其環以爲飾焉不但坐以虎皮之褥而且於車軫之中外
持輻內受軸之轂又長於大車之制焉駕車有馬也則青黑
之騏左足白之馬焉

溫其如玉謂其和厚而不慘刻如玉之溫潤也此亦大駘言其
爲人如此或專以夫婦言未當

四牡孔阜有以耐於馳驅六轡在手有以制其遲速

閑于繁也其狀如弓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爲
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之

厭々二句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々然
有序今乃泛心後我是以思念之也

德音是聲譽言宜汎講有序是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

言

史記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及周
幽王用褒姒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
此傳所謂不共戴天之讐言也

禮父之讐言弗與其戴天而春秋乾時之義戰雖敗亦榮
者重其能復讐也小戎之詩不出於平王之口而出於婦人
亦可愧矣

蒹葭

疏義云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
作與

終南

此詩要創見誇美意誇美就容貌佩服上見或以爲秦始

有岐豐故至於終南之下在此上認意非也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意不必作祝壽說不忘疏義謂只是無窮之意此句無誇美意

疏義云車鄰駟鐵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烏乎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願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國欲不止得乎

黃鳥

此詩首四句分上言其送葬之人下惜其賢三章一意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送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

穆公悔過自誓言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亦何為哉

晨風

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說言我不忘君子如此而君子何為忘我之多乎駁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

無衣

結恩愛正款赴患難文意自相照應三章皆一意興師宜況說乃未然事

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莊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與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王子興師宜汎說而此指復讐之言結中用之亦可
書蚩尤作亂而其俗至於奪攘矯虔商辛倡惡而其俗至于
驕淫矜誇大抵風俗美惡感之何如耳

渭陽

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所思而以所佩
贈之以送爲主贈乃送中事也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
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不必用摠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
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歎然以爲薄之說

悠悠我思固是因送留舅而念母之不見作時義要含蓄而不
可太露

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
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後然欲害乎良心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

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御于秦師
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抵令狐之後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詩人之意重在道上夏屋四盪始而禮意之盛者樂道之心
也終則不然其忘道乎夏屋頌作宮室說猶授孟子室之謂
也或以爲夏屋猶頌言大房亦是盛敬差度之具甚非也

輔氏曰註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
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舖歎之事而已恐非賢者
之志也

陳

宛丘

一章刺其蕩二章三章刺其久於蕩

東門之杵

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游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逆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杵男女聚會歌舞乃淫欲之端也

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衡門

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歆羨之心

首一章雖是自樂下二章雖是無求然上下要相承蓋上章亦有無求下章亦自有樂意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者必能無求也

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八汗穢之風不良之徒

皆可惡者惟衡門之隱君子則卓立乎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

愛慕之意反求道之

東門之楊

語不相应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也疑慮之意反求道之

墓門

序以為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疏義云前章絕之後章微教之此見詩人愛人無已之意

防有鵲巢

憂慮之意反求道之

月出

思念之情反責道之

株林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於是其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於是其有楚入陳之禍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

思念之情反責道之

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

檜

羔裘

輔氏曰勞心切之思之也我心憂傷臣之也中心是憚則知其不復可揀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憚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

許氏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遙翱翔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群臣然不能強於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朱氏曰爲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故其美言如此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萋萋其見也羔裘次句博博亦緊帶庶見來說觀註至於二字可見李氏于博博上加以今無此人句恐截斷詩人之脉還依朱傳先將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

程起而以庶見一串講下者爲得詩意蓋憂勞者因
庶見而憂勞也下章倣此同歸如一只足冀望之深而
言轉切非見素冠則如彼見素衣則如此也無亦是作詩
之法也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之兮蓋言情
與服之相稱也

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樂之者
今無此人所以此心博而憂也次章曰言庶幾欲見
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
則我且痛之同歸矣此李氏註於詩意未爲不足但於
文氣上欠一直說下而於庶見字欠加重耳

同歸謝益山曰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之謂非與

之同歸其家也

大抵言我冀見彼素衣之人能服喪禮於久曠之餘冀
見之切我心至於傷悲然常人皆不能服此服也我則
誠愛慕之而與之同歸於天理民彝之中也皆承庶見
來總是未然事

輔氏曰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當時賢者庶幾見
之如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
強民而爲之哉

隰有萋楚

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
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知物之無知無
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

有所覺矣

匪風

風義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喪斃之虞中心為之懼然今匪風義車偈特顧瞻云云

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曹

鯨鯨

於我歸處則將告以細娛不可玩遠慮而不忘庶幾其

有備而無患也

候人

疏義云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且深歎於此以甚惡於彼也

首章反興其所宜興其所不宜也

二章亦反興也言維鷖在梁尚不濡其翼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鷖之不如也然則君亦胡為而使之如此哉

鷓鴣

首章是言君子之心二三章是言其儀之足以法乎人四章則併祝其壽也首章雖兼言儀一其實重在下句也二章集傳所以不承心一言者蓋帶絲弁騶即儀一中事知儀之一本於如結則二章之承首章有不必言矣集傳以此

詩爲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者據其本而言耳時說不悟乃以儀一卽爲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而于帶絲弁駮駟與夫其儀不忒亦以是言之是正集傳所謂拘、爲是而豈所謂積中黻外之謂歟

儀之一者又暫隱顯一致也蓋由於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貳無雜收斂之至如結之然也

劉氏曰鴉鳩之子雖非一而鴉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性雖無常而鴉鳩居以詩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是以其帶弁亦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

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

自亂威儀成王所以誥康王也威儀失度左氏所以譏子南也威儀之所係大矣鴉鳩君子其賢乎

綽綽楚、薈蔚朝際曹何時也其間乃有鴉鳩君子者出焉可謂不爲習俗所移者矣吾聞曹有禧賀羈者良大夫也此詩之所美者豈其人歟

下泉

在三章分上是傷今下是思古二意不可平蓋因傷今而思古也

末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知拘于上二章之例於芄、二句下更作比語然後始說下二句誤矣

強

七月

授衣豳民家長自授衣於家衆也此但言衣而下兼褐者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役而言故兼言褐也

劉氏曰治田早者二月而即舉趾也用力瘠者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也勸農之道無非欲其不後於時不辭於力邠人乃不待勸而能然田畯所以喜也

二章首二句是再言以引起下文見得女工不可不及時也現朱傳將言女工之始故又本於此句還當在首二句分末二句只是言其時事如此不重：在治蚕上

春日載陽二句與春日暉：相對執懿筐三句與祈：一句相對蓋蚕始生也則執懿筐以求穉桑蚕未齊也則采蠶以啖之貴家大族以及閭巷合貴賤長幼無非治蚕之人故采蠶者衆也

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在末二句上見

劉氏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歸而爲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

第三章在載績分上章主蚕桑此章主蚕績此章舊以歲今歲立說故二句分今看文意大非如此收蓄萑葦特以起下文耳本不甚重且病采桑飼蚕意相連屬脉絡貫通實有不容斷者鳴鵙二句與條桑四句相對上是春爲而蚕所以爲帛也下是秋爲而績所以爲布也以終首章言衣之意衣既備矣可不奉上以禦寒乎於是奉上而爲公

子裳使獻蕞之風栗烈之氣有所禦焉不可作邠民以爲我之所居處皆公之土地也我所蠶績皆公之桑麻也等語註中謂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亦是就下以見上也劉氏所謂非邠公有以施之安能若是者是也

曲薄所以棲蚕用萑葦爲之

第四章秀萑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首四句所謂俯察昆蟲草木之化所以知天時也故註言純乾陽一陰四陰以至純陰皆以時言不重物上

武功是田獵也田獵之事年不廢故曰載績

取彼狐狸二句見其愛上之心至獻豸又見其愛上之無已豸豸皆豕也豕皮不可服今云終首章無褐意幽人豈亦服之乎音素狎地去西夷不遠且后稷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

其俗自是如此今遼東人尚縫野猪皮爲鞋靴則此爲獻皮無疑矣 此章在隕擇分

第五章在牀下分蓋因候蟲之變化而知寒之將至也改歲不必用東歲三正之註周有天下始有心朔此不過是驗寒之將至而知歲將改耳事亦已只指農事蓋蠶績之事八月已畢而狩獵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亦已亦只是帶說還重在天既寒上不宜折開平講

若命題合上章上是下有尊上之義此是老有慈幼之仁

第六章爲此春酒帶十月穫稻句疏義云供老疾奉賓祭皆自以介眉壽一句生義凡子弟舉酒於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燕不徒燕祭而後有燕故併以祭言之

合上章上是感時治室而老少同其居此是隨時取物而老

少異其養

食瓜斷亦去圃爲場之漸據此則輔氏謂是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細觀之則亦有次序者得詩人之意矣

第七章終始農事說不必過求分截要見自相儆戒意不重治室上重農事上

叙農事之終戒農事之始邠俗之憂勤也

合上章上是飲食適豐儉之宜此是治農周始終之務

末章上四句是祭祀下七句是燕享祭祀重啓冰上蓋獻羔以祭司寒之神既祭而後啓冰以廟薦也不重在廟薦上作時義要闡預字方見忠愛意

冲、急於取水之意

朋酒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

合上章上是爲農相警戒而有憂勤之意此是爲君相勸戒而有忠愛之心

四之日四陽作蟄虫起矣蚤所以竭清明之敬致齋肅之誠羔韭以祭所以變理陰陽調元贊化者在是

書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良哉惟時蓋良者生民之根本也異日成王命官勸農其有得於周公之誨哉

伊尹訓太甲告以無輕民事而周公之戒成王反虜以民俗言之文中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

書曰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春秋傳曰民生在勤、則不匱曰備曰匱邠人有焉

司馬公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故四方風動可以想唐虞之盛而商俗靡、可以覘其也觀豳風可以得

興王之兆矣

周公之作無逸歷言稼穡艱難閭里詛說與此詩互相發也
書曰業廣惟勤春秋傳曰侈惡之大也儉德之共也自養以儉
事農以勤耕龜俗其厚矣

鴟鴞

疏義云一章斥武庚作亂之罪二章自述其所以防亂之意
三章言其所以勤勞之故四章言其所以作詩之故
首章末二句正以重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

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棘則有憫惜之意蓋為親者
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
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官棘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又
曰周公位冢享詳封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迨天章孰敢侮予豈見陰雨雖至亦不能漂灌以覆吾果
下民孰能制吾命乎

輔氏曰言已之深愛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
言必以為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令攝政而欲不利
於孺子且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予手章辛瘠予手裏要入口字口裏要入手字觀拮据註
可見合上章上是比已深愛王室此是比已勤勞王室

輔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
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辛瘠亦言之法也

末章註中多難疏義云當是時王心疑於上群情惑於下亂
賊乘機伺間於其側而國勢之危甚於雨之漂搖也

劉氏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責感大

大臣宗社安危係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曉曉之音出於忠愛之誠情所不能已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於他日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忠言之難於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又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也迎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峯辯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於詩傳則未及追改且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詩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戒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勸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

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曰又言冲人又言寧考皆自成言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周公贊易於豐之六二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注得疑疾有孚蕪若蓋事君之見疑者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其周公自謂乎

成王豈不知周公執考之洛誥不曰公德明光于上下則曰公功斐迪篤成王之知周公深矣

東山

首章四句分上是述其勞苦之情下是述其喜幸之情序云言其完者是舉其所重而言非謂包括一章之義

制彼蒙衣二句要見其喜幸意不可以兵危事而期不欲事
之也行陳街枚作時義分開對講不妨

款彼二句正所謂完也在車下則無鋒鏑死亡之苦亦幸之也
全師而歸生民之福亦國家之福也歸士以是自慶主將以是
勞之亦所以自慶也

二章四句分上是往來之勞下是思家之情

伊可懷也只是言室廬荒蕪如此其誠可懷也不可作款
除去果齋等物

三章鶴鳴于垤兩承句共承零雨其濛說故集傳於婦歎
于室特下亦字或作婦聞鶴鳴知其將雨而歎於室非也
亦在四句分

末章四句分其新孔嘉句用本章講其舊句括上章講二
句平說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非言舊日自
為尤樂也

盤唐念小人之彼為君牙防小民之怨咨體悉人情賢君自
古然也

朱子曰東山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
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破斧

疏義云破斧缺斨託言之以見其久後而甚勞耳聖人征
伐焉用斨

周公東征四句通就周公心上說蓋管蔡挾武庚以叛不
甚矣周公東征所以討不逞也討不逞則四國之人孰敢復
有不逞者哉大全朱氏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是已蓋

欲使其知犯順窮兇者王法之所不赦負恩干紀者天討之所必加莫敢萌其覬覦之心一於心而後已耳四國是皇便是哀我人之大哀我人之大緊承四國是皇說蓋莫哀於人心之不正尤莫哀於四國之不正周公東征直欲使四國之人莫敢不一於心此便見他之心不為身家之計而真是天地之心也或言四國既正則無復作亂者而斯人永無鋒鏑死亡之禍是哀我人之大也此是又推出一層了不必如此

四國是叱者蓋四國惑於三監之叛薄惡成風邪僻成俗矣周公東征蓋將使惡者化而為善邪者化而為正耳四國是道蓋四國惑於群紂之害叛亂無統渙散無歸矣周公於此蓋將合其離而萃其渙耳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

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周之公信孚於天下故人悅之然不能化管蔡何耶蓋公之所能者嘗也其所不能者所遇之變也所謂聖人末如之何者也公亦柰之何哉

伐柯

疏義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小大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於周公未見而願之深既見而喜之甚引伸觸類無非可譬言者也

易中孚之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蓋月幾望者不處盈也馬匹亡者不為當也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退處東都以避之其盡六四之道乎

九罭

首章分上是東人得見周公而喜幸之下是因王迎周公而欲留之不可在末章分

輔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戩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加無已也

聖人作而萬物觀理勢之自然也夫何周公之元聖能勸東人之變而不能止二州之流言能感風雷之變而不能使成王之自悟能致越裳重譯來獻而不能使武庚之歸化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厥后武庚討管蔡誅金縢啓則人之天亦定矣申包胥曰天定亦能勝人詎不信夫

狼跋

碩膚即所謂忠聖也公之被毀本以管蔡之流言耳然

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加乎公之忠聖故特曰公孫碩膚此義集傳言之既備且盡而語錄又引春秋公孫于齊以証之則尤爲易省矣

楊龜山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謫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